

FANG YAN DE LI SHI

方言的历史

——四川方言叙事图读

且志宇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重点文艺扶持项目

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民间文化艺术保护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

FANG YAN DE LI SHI

方言的历史

——四川方言叙事图读

且志宇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方言的历史：四川方言叙事图读 / 且志宇著. —
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5.4
ISBN 978-7-5171-1218-1

I. ①方… II. ①且… III. ①西南官话—方言研究—
四川省 IV. ①H17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60198 号

责任编辑：罗 英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3.25 印张
字 数 176 千字
定 价 35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218-1



序 一

人是社会之人、文化之人。人以文化而存在，而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。谈中国人，首先是会汉语、识汉字；谈四川人，则说四川话为首要标志。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方言的保存已经成为保存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当然，时代在进步，语言的统一和合流成为大趋势，推广普通话作为国策也是必须的，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四川人对四川方言的认同、爱好、使用，是延续、传承巴蜀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且志宇对四川方言词汇进行探源溯流的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

通读志宇《方言的历史》一书，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充分肯定：

第一是对所选择的十七个四川方言词语进行了详细的探源溯流。方言作为人的第一母语，往日用而不知，习焉而不察，因此，弄清楚一个词语的来龙去脉很重要，但同时也是很困难的事情，这不仅需要丰富的语言学知识，特别是古今音演变的知识，还需要借助历史文献、民俗等方面的资料才能圆满回答。该书的结论在方家看来也许还不无可议之处，但是志宇的这种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

第二是把这种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词语“龙门阵”当做严肃的学术来探讨的郑重态度。志宇以数千字的篇幅探讨一个词语的来源和意义，非有大量的文献书证是很难做到的。大量文献的引证不仅证明志宇把这



件事当作严肃的大事来做，也表现出他的学术功力，更见出他对学术本身的尊重，这在今天是殊为难得的事情。

第三是将历史文献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，特别是将历史文献与民间习俗、民间生活、民间艺术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值得充分肯定。该书谈十七个方言词语的来源和演变历史，不仅借助于大量历史文献，还通过文学作品、民间习俗、生活、艺术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量，其结论是经过认真研讨而获得的。

第四是语言朴素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我一口气读完该书，不仅心情轻松愉悦，也从中得到很多收获。当今学术著作的话语表达方式已经成为学术八股，常人多不愿接受。相形之下，这类平实而亲切自然的著述，相信读者会更加喜爱和乐于接受。

志宇潜心向学，为人忠厚，深得师友喜爱。志宇硕士和博士阶段皆习文艺学，语言学非其主业，但因对乡邦文献及四川方言的爱好和研究，使他有机会得到成都市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，本书就是这一项目的结题成果。我不研究语言，且不具备为人作序的资格，但志宇是我多年的学生，因此不揣谫陋，略叙数语权当介绍。

李 凯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



序二：且说乡音染乡愁

且志宇念研一时，上过我一学期课，创作。我从不点名，聊着聊着，随手一指，请个同学说说看法。他瘦，不很高，一张娃娃脸，坐在后排，挺隐蔽，然而，这恰好就是我习惯指向的角落。大概，我潜意识相信，半隐半显中必有高人吧。记得那天是聊汪曾祺，且志宇发言略有羞涩，但谈得清晰，对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等颇有会心。我很高兴，格外问了他的姓名，姓且，这姓极少，属于过耳不忘，当然就记住了。过些天，我见到他的一位学长，提到他，学长点头笑道，“小且啊？很有学术情怀，文学感觉也好。”我觉得“小且”这称呼有意思。的确，他虽已读研，个头、模样，看起却像个应届高中毕业生。再过些天，我收到成都市文联每期寄赠的《成都文艺》，居然读到小且写的有关老家、老成都、老四川方言民俗的文章。这让我有点惊喜。这种文章，不好写。

多年前，我在晚报做副刊编辑，负责过方言、风土、街巷志之类的栏目，收到的稿件，大多让人头痛，要么是老夫子写的，有根有据，却枯燥乏味；要么是文青写的，抒情，却空洞无物。而我读小且的文章，不仅考证翔实，且娓娓道来，虽写故里旧事，却有清新之气。下次上课，我把这感受讲出来，与全班分享了，并鼓励小且写下去。小且说，《成都文艺》约他写专栏，会写出一个系列来。他又问我有什么建议，我说，汪曾祺写过些谈风土民俗的随笔，有知识性，也有趣味性，可以



学习、借鉴。小且点点头。我发现，他话不多，谦逊、低调，却很淡定。

他是大邑县新场镇人。大邑是我母亲的故乡，我童年时在乡下外婆家生活过两年，回成都时，带了一口浓浓的大邑口音。我印象中，大邑、崇州、邛崃口音很重，保留着许多入声字，抑扬婉转，诵读起唐诗宋词别有一番古风。当然，那是1960年代的事了。我听小且的口音，已经淡了许多，和成都城区口音区别不大。然而，我读小且的文章，尤其是对方言的追索，却感到乡音犹在，那就是乡愁。何谓乡愁？就是我们频频回首，却回不去了。

我去过新场镇吃周血旺、喝茶，名字虽新，却小桥流水，老树蹒跚，青砖瓦屋成片，是个有年头、出掌故的地方。我想，小且生长于此，既感染于乡音、乡情，也一定感受于逐日到来的变化。普天之下，江湖沸腾，世风、市井，没一样不在变化中。几百年不变的东西，如今，有的注定要消失，有的注定属于记忆。小且，就成了一个收藏记忆的人。这是方言的记忆，而方言，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故乡。

几年过去了，小且由硕士而博士，身边的同学、朋友聚散频繁，而他一直在做着自己的学问，淡定，不纠结。这部书，就是他对时间交出的成绩。依旧是研究方言历史，但比起当初我读到的，内容更丰富，行文、考据，也更老练、自如了。还有，更自信了。他旁征博引，采纳权威的观点为自己的证据链服务，但同时，他又对权威，譬如在“川耗子”一文中，对《汉语方言大辞典》，以及对李劫人先生的说法，提出了质疑，或补充、完善。像一个重证据的侦探、律师，细心梳理，在蛛丝马迹中探寻真相。这使他的推导和阐述，有了严密的逻辑。同时，他又像小说家，有娓娓讲述的本领，把证据链写成了情节链，让这本学术著作颇有可读性。

我个人的阅读中，碰见所谓宏大叙述，或枯燥乏味的一本正经，都一把扔开。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被认为是拉美的圣经，而叙述始终停在一个小镇上；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写尽了人的尊严，而载体仅仅



是一个渔夫。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，讲述了几个君臣的故事，就透析了一个帝国的悲剧和文化的死结。我推崇小，小才能细水长流，纤毫毕现。小且的书名为《方言的历史》，而承载它的，也只是十七个方言词汇。在每一个词汇的后边，小且都剥开了一段历史、一个微观世界。这正是我所喜欢的。我由此想起两部经典作品的名字，一个是法国纪录片《微观世界》，一个是印度女作家洛伊的名著《微物之神》。还有，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。即便是煌煌《史记》，主体也就是由百余篇人物传记构成的。

说回小且。他书中的十七个词汇，我数了下，以“子”结尾的，就占了十个，川耗子、老水子、鬼头子、瓜娃子、颤翎子、火巷子、粉脸子、野舅子、格老子、烫毛子，地域色彩和口语味，十分浓郁，读来亲近、接地气。但，也让人生出一点伤感。再过些年，还有多少四川人能够读懂它们呢？我身边有些年轻人，念过大学，日子小康，要求自己生于四川、长于四川的孩子，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说普通话。我提醒过他们，一个不会说方言的人，是没有故乡的人。他们笑笑，或摊摊双手，或耸耸肩，意思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。

法国有位汉学家，因为对李劫人感兴趣，来成都时和我聚谈过。我问法国人是怎么处理方言的？他说，从前法国人觉得方言土，国人都必须说巴黎的口音，很多方言几乎绝迹了。如今，为了挽救方言，大学里鼓励修方言，所给的学分与修外语相同。我听了，很感慨。如果有一天，全中国人都只会说普通话，那该多荒诞。

当然，倘若真有那一天，也就会有人出来挽救方言了，就像挽救濒危的大熊猫、娃娃鱼。而挽救者使用的工具中，一定是会有小且的书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小且写下的，是历史之作，也是未来之书。

何大草

2014-2-22



目 录

序一·····	1
序二：且说乡音染乡愁·····	1
自叙·····	1
打乡谈·····	1
川耗子·····	9
老水子·····	21
摸青羊·····	29
鬼头子·····	41
瓜娃子·····	50
颤翎子·····	65
火巷子·····	75
黄师傅·····	84
茶博士·····	90
粉脸子·····	99
珊瑚盘·····	111
野舅子·····	124
格老子·····	137



金包卵·····	147
蛮丫头·····	158
烫毛子·····	172
参考文献·····	183
后记·····	190



打 乡 谈

小时候，常坐在家门口大石礅上，听长辈们摆龙门阵。还记得有个故事叫“杨侯爷打乡谈”：清朝道光年间，崇庆（今成都崇州市）人杨遇春任陕甘总督，驻守西安。有一年，杨侯爷的一位表叔王大爷闲来无事，带了两包干苕菜，前去看望杨侯爷。到了西安，找到侯爷府，却被家奴挡在门外。王大爷表明身份，家奴不敢怠慢，疾步进屋报知侯爷。当时正是战争前夕，城中多混有暗探、刺客。谨慎起见，杨侯爷问家奴，来人年龄几许，相貌如何。家奴一一照实回答。杨侯爷在外为官多年，一时竟想不起这个王表叔来。他转念一想，时隔多年，相貌虽变，乡音无改，便叫家奴让门外的王表叔打两句“乡谈”。老爷子不懂何为“打乡谈”，以为杨侯爷故意弯酸刁难。顿时面红筋胀，火冒三丈，指着侯府内院大骂：“鸡儿乡谈，屎乡谈，龟儿子当官不认人，老子车钩子走屎！”家奴不知这是骂人话，一字不落学与杨侯爷听。杨侯爷听罢，抹着胡子哈哈大笑，赶紧端正衣冠，出府迎接王表叔。

简单说来，乡谈就是方言土语家乡话。打乡谈就是说自己的家乡话。这个王老头，不懂何为乡谈，生气地大骂一通“龟儿”、“老子”、“鸡儿”、“屎”，没想竟歪打正着了——这些虽是骂人话，却也正是标准的川西乡谈。幸喜杨府家奴不懂四川话，要是知道那是骂侯爷的粗话，他肯定掀颠颠掐头头，掐头去尾省去脏字眼再禀报。省去这些字眼，那



杨遇春，四川崇州人，清嘉庆道光时期名将。曾任陕甘总督，封一等昭勇侯，故成都民间称为“杨侯爷”。图为崇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1830年纸本彩绘《杨忠武侯宣勤积庆图》第六十三图“总节陕甘”。

就不叫打乡谈了。

杨府家奴不懂四川乡谈，帮了大忙；严府家奴不懂慈溪乡谈，却闹了笑话：明朝嘉靖年间，严嵩把持朝政，大学士赵文华助纣为虐、甘为鹰犬。为出入严府方便，堂堂大学士竟然着人送银一百两，讨好严府家奴牛大叔。严嵩生日，赵文华前来拜寿。门口见了牛大叔，赵文华问他“礼物”收到否。牛大叔说：收是收到了，只是太少了。赵文华听了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暗暗用家乡话骂了句：“盖个嬉丫麻个”。这一骂，竟被牛大叔听见了。牛大叔不懂啥意思，质问道：“你方才说什么‘嬉丫麻’，可是你在打乡谈骂我？”赵文华吃惊不小，宰相家奴七品官，那岂是能招惹的？赶紧

解释说明：“这是我们慈溪人的乡谈，凡是奉承人，称为‘嬉丫麻’。”牛大叔恍然大悟：“你们乡里奉承人叫‘嬉丫麻’？我最喜的是奉承，今后礼物不要送我，多奉承我几句就够了。”赵文华暗自好笑，说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呷个嬉丫麻。”牛大叔听了很受用，要赵文华继续奉承。赵文华只图骂得痛快，一时说漏了嘴：“呷个娘嬉丫麻个！”牛大叔听了，总觉得不是滋味，忙说：“住了，这句是骂我了，为何多了一个‘娘’字？”赵文华急中生智道：“牛大叔，连你家令堂太太多奉承在里头了。”牛大叔转怒为喜：“连我家家母多奉承在里头了？哈哈。多谢，多谢。”赵文华继续“奉承”道：“牛大叔，你个娘嬉丫麻答答窍个！你个贼娘嬉丫麻！”^①……

^① 《缀白裘》三集卷一《鸣凤记·严寿》。（清）钱德苍编：《缀白裘》（第3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41年版，第8—9页。



“嬉丫麻”这是浙江慈溪乡间粗口，家奴被骗，还以为是“恭喜发财”之类的好话，受用得很。这就是戏剧《鸣凤记》里一出逗笑的场景。

宋元以来，“学乡谈”是戏剧演员招揽观众惯用的方式。“学乡谈”可以达到“递相非笑”^①的戏剧效果，就如今日相声、小品常用方言增加笑料一样。

语言是思维的外壳。语言同样也是人类思想交流最为重要的方式，但是它的阻隔性也是明显的，即方言具有限制沟通性。简而言之，方言就像一扇门，既能方便通行，也能限止通行。《圣经》里有个故事，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发生争战。以法莲人战败逃亡：

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以法莲人过去。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：“容我过去。”基列人就问他说：“你是以法莲人不是？”他若说：“不是。”（士：12：5）

就对他讲：“你说示播列。”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，便说“西播列”。基列人就将他拿住，杀在约旦河的渡口。那时，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人。（士：12：6）

今日四川人能听懂北方话，是因为地域不同，但方言系统却相同。如果是吴语、闽南语、粤语，那是难以听懂的。故事里的杨侯爷和赵文华，正是分别运用了方言的限制沟通性的特点。

在古代，北方人称南方话为“蛮音”^②，蜀人称京洛腔为“虏语”^③，尽管各地方言常被官方话语斥为“南蛮鸩舌”、蛮子腔、蛮子话而受到嘲笑和鄙视，但在各自的方言区域内，却流行无碍。许多四川方言著作

①（北齐）颜之推撰，王利器集解：《颜氏家训集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473页。

②《北齐书·陆法和传》：“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，时有所论，则雄辩无敌，然犹带蛮音。”见（唐）李百药：《北齐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2年版，第430页。

③范成大诗《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》：“耳畔逢人无鲁语”注：“蜀人乡音极难解。其为京、洛音辄谓之‘虏语’，或是僭伪时以中国自居，循习至今不改也。既又讳之，改为‘鲁语’，尤可笑。”（宋）范成大：《范石湖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版，第232页。



的开篇常会提到一句话：“宁卖祖宗田，不卖祖宗言。”谁一旦学着外乡声口，那是会被乡亲讽刺为“贵州骡子学马叫”的。

即便如此，一个人在外地居住久了，难免受其浸染，不自觉地改变了口音。朱熹曾说，北方人吕子约居婺州（今浙江金华）久了，“做出文章来，间或有婺州乡谈在里面。”^①客居他乡，尚且受方言声口熏染如此，何况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故里呢？

秦代，巴蜀被视为化外之地，就如宋代的海南，清代的伊犁一样，是犯人流放之所：“秦法，有罪迁徙之于蜀汉。”^②所以卓文君的祖宗流放来了、嫪毐的四千余门客流放来了，丞相吕不韦也流放来了^③。到汉景帝时，朝廷任命文翁前来化蜀。文翁政绩斐然，不久就教育出了大文豪司马相如。司马相如用他的赋——当时最流行的文体——第一次将蜀语带出了四川，带到了京城。^④也许司马相如的蜀地口音太重，京城人不太听得懂，误认为他有“口吃”的毛病。一百多年后他的四川老乡扬雄，也受到了同样的误解。^⑤口吃，是一种言语功能障碍症，四川人叫“蹇巴郎”。后来大约司马相如在京城呆久了，学圆了京城的腔调，也就不再“口吃”了，于是汉武帝任命他为中郎将，出使西南夷。

“东坡老，千载风流两赋。余音不绝如缕。临臬一笑三生梦，还认岷峨乡语。”^⑥到宋代，苏东坡也爱用熟知的四川方言写诗。这些诗让陆游读到后，常常为一个个词语苦苦不解。^⑦明代，杨升庵虽然聪明天

①（宋）黎靖德编、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（第八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版，第3335页。

② 颜师古《汉书·高帝纪》注引如淳语。（汉）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版，第31页。

③ 分见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，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。（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版，第3277页、第227页、第2513页。

④ 司马相如赋中的四川方言可参看万光治：《汉赋通论》，1989年版，第320—323页。以及于王启涛：《司马相如赋与四川方言》，载于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5年第2期。

⑤ 司马相如口吃见《史记》本传：“相如口吃而善著书。”扬雄口吃见《汉书》本传：“为人简易佚荡，口吃不能剧谈。”

⑥ 邓剡《摸鱼儿》，见唐圭璋编：《全宋词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版，第3310页。

⑦ 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八：“东坡《牡丹》诗云：‘一朵妖红翠欲流。’初不晓‘翠欲流’为何语。及游成都，过木行街，有大署市肆曰‘郭家鲜翠红紫铺。’问土人，乃知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。东坡盖用乡语云。”（宋）陆游：《老学庵笔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版，第102页。



纵、才华横溢，但他写的曲子，却不为业内人士推许，原因就是他曲子中多用四川方音。^①

巴蜀文人学者不但在各自的赋里、诗里打着四川乡谈，就连在翻译外国名著时，也各自打着乡谈：

一位毕业几年少有联系的山西同学，某日忽然来电问：巴心巴肝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：巴心巴肝就是一心一意。问他何以问到这个词，他说在看柏拉图的《会饮篇》，刘小枫先生译本。《会饮篇》刘译本中，确有一些词汇是用四川方言译的。比如：^②

“我觉得惟有你”，我于是说，“才配做我巴心巴肝的有情人。”

……像别的许多人一样，对自己的可人儿望眼欲穿，巴不得和他永远融为一体，不惜废寝忘食，只要有可能，就只想望着他，同他待在一起。

“巴心巴肝”即一心一意，“巴不得”即恨不得，这些都是四川方言。在翻译时，重庆籍的译者不由自主地使用了四川乡谈。

说到外国名著的翻译，又想起了更早时候川人翻译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。



据记载司马相如初发长安时，经过成都城北升仙桥，题桥柱曰：“不乘高车驷马，不过汝下。”升仙桥今名驷马桥。图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元禄本《分类合璧图像句解君臣故事》之《相如题柱》。

^① 王世贞《曲藻》：“杨状元慎，才情盖世。所著有《洞天元记》、《陶情乐府》、《续陶情乐府》，流脍人口，而不为当家所许。盖杨本蜀人，故多川调，不甚谐南北本腔也。”（明）王世贞：《曲藻》，《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》（第4册）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59年版，第35页。

^② （古希腊）柏拉图著，刘小枫译：《会饮篇》，华夏出版社，2003年版，第108页，第93页。



《浮士德》在国内翻译的版本有六七种之多，对于贯穿始终的人物——魔鬼 Mephisto，绿原先生译为梅菲斯特，钱春绮先生译为梅菲斯特，樊修章先生译为梅非斯托，而郭沫若先生译为靡非斯特，董问樵先生译为靡非斯陀，杨武能先生译为靡非斯托。前三位先生将“Me”译作“梅”，而郭、董、杨三位川籍学者，则不约而同地将“Me”译作了“靡”。译为“梅”也好，译为“靡”也罢，皆无不可。因为川人的口音中，“梅”就是读为“靡”的。在川西方言里，与梅字同音的眉字读为靡或迷，如眉毛叫“迷毛”，傻样叫“瓜迷（眉）日眼”，愁容叫“焦迷（眉）愁眼”。

读“眉”为“迷”，并非四川地方口音的讹误，而是上古音在方言中的保留。如《诗经·鸣鸠》：“鸣鸠在桑，其子在梅。淑人君子，其带伊丝”，“梅”读为“迷”，与“丝”押韵。明代学者陈第研究《诗经》声韵时，便用了这个例子来证明：“梅，音迷。”^① 随手翻开陈第的《毛诗古音考》，像“梅”读为“迷”，“陈”读为“田”，^② 这样与今日读音相差甚大的古代读音很多，只是有的古音在方言中保留了，有的却音转或亡佚了而已。

刘半农先生曾作《打雅》，列出 101 个词例，并将第 102 个词语列为“打□□”，^③ 这是仿《周易》“未济”之意，物无穷尽，待人补充。“打乡谈”便可填补这个空缺的框格。刘半农先生把“打”字叫作“混蛋字”，因为它可与任何词汇组合。打乡谈，并非川人所说的“散打”或“假打”那样，无巴鼻、没雕当，横说竖说，皆无不可。解说方言，得先确定其为《诗经》音系，还是《广韵》音系，是上古音还是中古音，而后再确定文字。

①（明）陈第著、康瑞琮点校：《毛诗古音考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版，第72页。

②（明）陈第著、康瑞琮点校：《毛诗古音考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版，第72页。

③ 刘半农：《打雅》，《半农俗文学选集》，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（第61卷），东方文化书局，1972年版，第184—191页。



解说方言不本语音，就如王安石作《字说》，不以《说文解字》为依据一样，往往闹出笑话。由于语音流变、造成了许多方言词汇本字隐晦，异文俗字大行其道。故刘师培先生称：“盖古本一字，音既转而形亦更，则一义不一字；其有音转而义不变者，则一字不一音。一义数字，是为字各异形；一字数音，是为言各异声；然皆方言不同之所致也。”^①如川人称大小便为“解手”。故老相传：明末张献忠剿四川，使天府之国田园荒芜、几无人烟。康熙时，国家安定统一，政府下令湖广填四川。但湖广人安土重迁，不愿远徙。清廷无法，只得使用强硬手段，把人们绑着迁来。入川路上，只有在吃喝拉撒时，官兵才会解开移民手上的绳子。所以上厕所既叫“方便”、又叫“解手”。“解手”一语是否真的见证了湖广填四川这个历史事件？四川大学崔荣昌先生用 177 份各姓族谱为证指出：湖广人捆绑来四川的传说并不可靠。^②其实“解手”，正确的文字应为“解洩”，洩就是大小便：“屙尿曰解小洩，上厕所曰解大洩。”^③

汉字的特点是一词多义，通过声音确定文字后，还得找到合理的解释。四川人称简单为“小儿科”。如说：“这个问题，小儿科嘛！简单得很。”“小儿科”是广东传来的方言词语，并非四川本土方言。在广州话里，小儿科就是简单容易、微不足道。如果照字面意思，小儿科即是医院里诊疗小儿疾病的科室，如果这样理解，认为诊疗小儿疾病很容易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小儿科的医生看来，医治小孩是再难不过了。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对此深有感触：“小儿之病，古人谓之哑科。以其言语不能通，病情不能测。故曰：‘宁治十男子，莫治一妇人。宁治十妇人，莫治一小儿。’此甚言小儿之难也。”^④照此看来，小儿科并非“小儿

① 刘师培：《新方言·后序》，见章炳麟《新方言》，浙江图书馆章氏丛书本。

② 崔荣昌：《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版，第104页。

③ 林志茂等修，汪全相等纂：《民国简阳县志》，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第27册），巴蜀书社，1992年版，第629页。

④（明）张介宾：《景岳全书》卷四十，乾隆三十三年重镌越郡黎照楼藏版。